



列傳二十九至三十四

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12



文庫11
D272
12

柳田泉文庫

魏州刺史

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畢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
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
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
為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
曹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為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
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
丞出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

高祖上

及古制

010190559284

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為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人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

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太祖答我恭曰吾亦得湛啟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曠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第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令答湛啟權停彼壘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至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於素篤欲加酬順

乃謂之曰事至於此甚為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
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
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
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
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
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
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
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
軍湛代為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
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
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
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

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
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
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
處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
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
綢繆善論治道并諍前世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
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
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庭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
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
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加
次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
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

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歷陽奸諛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卽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效寵秩優忝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懷靡厭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羣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耀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奸匿爲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惑俊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懟容罔所顧忌險謀潛計睥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於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措紳含憤義夫興歎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並從誅湛弟素董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

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士流所怪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額爲搏所傷故以搏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宜城太守不得

南史元淵字
疑依王深誤
多作淵

宜補
宜是

志乃剛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
長史加寧朔將軍兄嵩爲宜都太守嫡母隨嵩在官十六年母亡
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
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
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畢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
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
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
卿可彈畢乃奉旨上歌既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
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
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
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爲畢所

南史口作南

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
綜與之結厚熙先籍嶺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
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旣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
乃引熙先與畢爲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
畢旣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畢遂相與
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畢素
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
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
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
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矜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
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
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

南史嘗作

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隙後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詆誑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爲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揚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

南史淨作

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認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卽損耀自往訓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識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說採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隊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

南史略作

醜採

攜門

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
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
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
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
先爲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
有一匡之勲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
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
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
舛致使豐起蕭墻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
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泥犢過十玄莽開闢
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
報湛之畢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

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
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卽戮王道
惟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
地勲溢區宇世路威儀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茲六稔蒼生饑德
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剪之思哉靈祇告徵
祥之應識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
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齋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
驛繼進並命羣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
之奉賜手敕逆誠禍亂預覩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
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
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疇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
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

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
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
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
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
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
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
知諂進何求長短同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
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
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
主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
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
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孰終古所無加
之剪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
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
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啟往
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
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
平王鐸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暉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
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暉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
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
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
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
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暉及謝綜等意欲
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生

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緯天文並有徵驗畢尋自來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卽以啟聞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畢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俊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畢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欵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畢曰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爾非少亦知卿意難欺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畢倉卒怖懼不卽首款上重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

先謀逆並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畢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跣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尼下朝廷許其猶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畢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畢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畢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畢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畢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輕意今忽受責方覺爲

其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畢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蝥臙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鉄鉞詒誠方

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艸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在獄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畢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愷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後卽畢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畢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

先笑之曰詹事當可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藹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賊司問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楚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下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泣曰王上念汝無極

南史以作已

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顏色不作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畢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及子藹遙叔萋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曜諸所連及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畢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

南史從作訟何作言

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卽位得還羣性精微有思致觸類
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
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
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亢疾也此
序所言悉以比類明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
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
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
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
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
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之將至
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

南史捺作
奈

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
自得之於習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
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
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
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
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
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
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
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
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
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

南史關作
開

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雅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概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故外

南史舍作

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畢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穆弟爲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何以異哉

之義然乎而差與熾對故指荷卧崇結與夫掛是焯而外慶
昔蘇固之初豈不吐蘇美為引順珠日之儀用變只如主
史曰曰古之人云味今皆有其矣味害之財而隆其器用
門兵發收晏言

竟意未嘗有墨黑衣執平二十畢少執只吳常云此良蘇林絲
州斜竟不取掠其財此皆舉自氣並實效亦之商以而望窮
人士熱中夫育一臺以浩此派不轉笑吾書雖小小百意
之意並響之音不映似外而來量少指與

朱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袁淑

南史伯下
有文

南史口作
意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
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
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道豔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為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
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
意由是大相乖失以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
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為諮議參軍
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為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
服闋為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

伐叔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
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
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叔始到府濬引見謂曰
不意舅遂垂屈佐叔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
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叔上議曰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宥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
甸蟻萃蝨集聞已崩殪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
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
者熒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
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蹙旅淮上訓卒簡備靡
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路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
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追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
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旣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躡後先
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
疢禍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實河隘扁固退
亦墮滅所謂柄烏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
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闔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
荒猶弗委割况連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夷山淵反
覆艸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
淄什一而籍實慊氓願履畝以稅旣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
皆欲羸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官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
招摧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
相爵俄而招才賀闕異能聞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
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

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緝命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
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暉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
塵不及起無不禽鍛獸驚水解霧散掃洗哨類漂囹浮山如有決
學漏網遂窠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充部勁卒梗其歸塗必
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轉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
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析聯響若其偽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
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質負寒殘孽阻山熅黨收險竊
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剽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
嚴兵兩湊雲集蹙亂桑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淵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舞輕
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然後天行
樞運焱舉烟外青葢西巡翠華東幸經啟州野滌一軫策但高闕

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
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
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闕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
採之法庸未旣歟乃若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環盡幽斬帶尋遠
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宜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莖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啖合民心愚獻物性登
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
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
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
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纏
土纓綫剪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遘會

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規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
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
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
邑易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
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
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蠶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閔施但坐慕旣
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
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竿燭郭之敬裁收下策自
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淑喜爲誇誕每爲時人所
謝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
戲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

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違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觀饗
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惜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
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
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
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太國之
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
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
事所以圖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其夜淑在直三更許
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
枉明且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並曰昔古無此願加善
思劬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效節况憂迫
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

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王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卽位追贈太常賜賻甚厚世祖卽位使顏延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匈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

又詔曰表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文集傳於世子幾斂稜疑標斂世宗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遠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南史特持
作侍

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
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
頗涉大義善自特持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
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
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
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
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為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
主身居長嫡為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
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微
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
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
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

南史忽作每

南史宜作

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
主即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
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
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
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
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時
安成公何勗无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
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
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
祕書監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

南史二有美

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啟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
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畢等謀逆湛
之如其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畢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
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臣范畢孔熙先等連結謀逆
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唇齒備於鞠對伏尋仲
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
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
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
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畢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
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報示
天文末云熙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畢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爲
口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其動止必啟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
事端不究源統齋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
互自爲矛盾卽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怨咎
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救臣
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
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
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啟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受
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
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
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
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答惟心無邪悖
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啟至於法靜所傳及熙先等謀
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卽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

南史隱作
隨字
彙不收

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舍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
謝人理况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禍萌士類未明其
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
申體臣雖驚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覲然視
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妄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
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
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庠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隳放伏待鈇
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
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
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

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備還
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
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置佐與皇太子分
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
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轉尚
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
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
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
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
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弊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
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諱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

南史諱作

江湛何瑀之。彙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而鑠妃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弑之。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與公又詔曰。徐湛之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與公又詔曰。徐湛之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恒之嗣侯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聿之子孝嗣。紹封

南史製作

齊受禪國除

南史淵作深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碁。鼓琴。兼明筭術。初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絺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

南史側作

南史下有

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為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並為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嘗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艸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怒慈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

牀忽有數升血世祖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長子恁尚太祖第九女淮陰長公主為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眾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為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益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

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遂巡
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
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
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
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
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
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
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思略小
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
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
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
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
僧綽言以致於此劭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
項之劭料檢太祖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
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為僧綽有異
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
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
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
顛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
藏壽亦頗遇喪禍故是稱為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

南史壽作

及古閣

七

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為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讐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穴隙內此邪蠱外與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綽縹緲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沖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魏山忠鳳節

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鐸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好生明帝楊修儀生建安王仁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爽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鐸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

南史江修儀作江修儀容楊修儀作楊美人南史甫作父

休

以南史印作

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散騎常
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
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鑠為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
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頴
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
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
城中負尸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
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
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
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
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
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

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王魯爽委城
既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偽豫州刺史僕蘭於
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勞
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
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
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
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
荊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
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
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克土彫荒罷南兗併南徐州當別置淮
南都督任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既而收授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

故世祖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兗以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舍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為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封安南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未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侯收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先嘗以

關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為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正同軌後王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宮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祭貴遊而弛權酷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讟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

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驛交馳而望其隈甲推鋒立功闔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眾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前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參效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命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

可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
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
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峻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
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
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
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
戚重以周旋垂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諸
弟國各千戶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
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
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
刺史又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
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湖州諸
軍事湖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徵爲散
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徐青冀六
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募集
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
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
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
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
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
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
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
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

齊王及衛將軍表榮以下並保持之謂為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與司馬盧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瀾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顛母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為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為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苗回之潭文超等去來京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眾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駢之未欲怒忽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為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募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並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其餘眾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顛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瀾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鬪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

上文回下
有之下文
並元之字

南史增作

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
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顧先眾叛走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
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肸力欲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
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
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
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灞蔡履徒梁
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既敗曹
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
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
欣子勳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
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
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
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子小介
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
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
殪之李牧北逃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以利
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
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
聚尤於眾人加讒語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
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歔奏樂孟博所
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
霜霰今琬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
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
逆薪而甕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虜知其可為傳也臣聞王之事

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宜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道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絲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庶民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酌約之娛外無田疇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栢構王歿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電安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偃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擗弦爲鈞張一作

百行坐效噓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
相扇鳴臯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欵散情中孚揮扇滿素
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
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俯張跋
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
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
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任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
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玉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
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
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處等傳
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請北壘
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驚蕩揚物聲北奔給辭惑衆

窮亂極

會州

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

籍異論謂為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米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
兵以順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
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
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
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
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
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繫孰能身滅之不恤
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
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
阮佃夫為有臯邪為無臯邪若其無臯何故為戮若其有臯討之
何臯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

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
 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魏於天下哉臣
 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
 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寃而詔其孫
 為郎夫比于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
 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
 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
 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
 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
 明終始悞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
 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察何以勸後之能
 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

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也
 猶若回風之卷旱也臣聞鸛鳴臯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
 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
 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
 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
 運改宜弘優澤以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
 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
 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
 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
 郡昶為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祕書監
 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

出為都督江州鄧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為使持節都督徐兗荆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訛褊急不能祇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江陵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籛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殺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眾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眾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懷遠為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為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續不溫體食不充

饑付於姆孀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縷比於
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
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
變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
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
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變
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
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真爲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
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變遣中兵參軍馮景祖
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思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請景
祖降進變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
國太妃四年又進變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卽位徵爲使持
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
變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將軍與變俱下會荊州
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變鎮尋陽之彭城據中流爲內外
形援攸之平變還京邑齊王爲南徐州變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
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
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爲建安
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爲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
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
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
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
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軍將軍

目錄作始
安傳序
及傳序
作始安
作建安

南史凌作

帝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
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
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
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
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
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
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
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
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保太宗內
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欲害太宗
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密調佞諛悅之故得推
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

南史用之
作之用

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暉
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
俛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
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
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
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
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日休仁出任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
為廢帝所害猶未殞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
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
道隆為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

南史虎作

南史初行
作明帝初

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
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
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
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回辭乃受千戶上流
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三千戶
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
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
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
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
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其隆朝野四方莫不輻奏上漸不
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
又加漆輪車劍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

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暹長等為身後之計

南史口作

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暹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
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
意於休仁主書以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
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
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
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
輦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寔
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
弘贊國猷禪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
遏禁兵謀為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誥礪辨覈事原休

仁則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
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
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
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畜
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
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徃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啟行濃湖特以
親攝仰遵廟略俯藉眾效屬承泰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自
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勲怙
貴自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徇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
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雕虛聖
澤含弘未明王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空不宜傳廣遂飾
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已力援
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酬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茲扇惑
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
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協禍心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
休仁共爲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寔
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慙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
巫蠱呪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極肆
朝市庶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
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終
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休仁爲廢人絕其屬籍見息悉
徙遠郡休祐愆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
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

待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
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旣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
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
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
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
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啟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篤兄
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由苦之
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收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
俊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旣每爲民蠹不
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
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
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
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繼繼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
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虚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
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
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
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曰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
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
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旣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欵曲
共知休仁旣無辜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聞休祐貪
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
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徃哭或生崇禍且吾
爾日本辦仗徃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
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旣至省

湯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
覺從祿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
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
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霄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
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奴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
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脯吾射
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
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
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
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
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
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餽俛噬之裁進一合

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仁死後
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
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玃何煩將
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
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
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
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
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
知方便使曩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啟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啟皆
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
情向大趣亦徃徃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
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與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

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
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
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
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
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云
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
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狎
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
能自己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歡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
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
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
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

不之職廢徙丹陽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
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
伯融俱徙丹陽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
逆楊暹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
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
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
末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為祕書監領右軍將軍
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為祕書監領驍騎
將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
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雒益梁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
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
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
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劭等討琰琰未平劭築長圍守之休祐復
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
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
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
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
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許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
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任

南史
狼苑作苑

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強梁前後忤上非一在

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
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
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
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
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
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闔與
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
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
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
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
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

南史蕭作翽
仕疑士

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
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驃騎失韉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礪
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長子仕
蒼早卒次子宣翊為世子為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
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為寧朔
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鏐封被
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
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為崇乃遣前中書舍人劉
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
順帝昇明三年謀反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

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
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
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南史丹作并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
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
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為
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以臨賀郡為臨
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為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
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十九年薨時年六歲太
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南史紹下有
嘉二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
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
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為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

南史卷之二十一

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年徵為散騎常侍左右郎
 將吳興太守復徵為散騎常侍太常未拜而廢帝永光元年遷左
 衛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復為左
 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
 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眾東討進督吳
 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
 晉安 二郡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
 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
 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
 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若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
 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眾乃駭愕休若坐與
 沈交黷致有姦私降號鎮西將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
 無禮繫獄啟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啟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鎖
 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休
 若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為監行雖州刺史使
 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
 刺史如故六年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
 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為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
 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哀
 邑譌言云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
 休祐為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
 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
 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因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

南史哀邑
 作都下則
 哀宜為京

偽許之敬先既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蓋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遷休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卽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師云我已爲

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巴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

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
弓馬健兒都不啟聞又兵道明等昔親為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
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啟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
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筵與書事事詰請於內許密自引
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
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
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治
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乘隙
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已哀由和良醜體保
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終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舍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
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
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
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
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
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
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
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為博
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

南史作左
顏作顯

宋書卷七十三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
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
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
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
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
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
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
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
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詒明潔曰若先生逢

南史紀作
邵

辰之缺溫風迫時飛霜急節羸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
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
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欬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
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
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
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
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
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
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
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
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南史聲作聲

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
 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
 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
 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
 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林情好
 甚欵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
 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
 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
 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
 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鑿之明已列通人之規
 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
 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
 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
 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
 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
 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又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
 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
 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
 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義相生情理相出可使
 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
 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
 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
 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

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
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
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
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
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
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
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俎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
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
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歷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
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謂耳此蓋臧獲之爲
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譏每下愈發
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
理勝之么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
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
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
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認生
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
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養後之捶
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霜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
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
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
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

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偶與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曠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加無惠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搏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詭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自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觀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

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慮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日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仰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膏者幾既膏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

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
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
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
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
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旣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
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
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
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壑者屏欲
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
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懷蠹而
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去明卽昏難以主一 目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
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
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
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奕
碁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
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
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
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彥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
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

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穉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埋塋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斲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

止言曾無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影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啟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婦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悻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恐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

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
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
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
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
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
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
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
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
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
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
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
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
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斃有之識幼壯驟
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
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
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
將在合理合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
不上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徃愆勿謂是除日鑿斯密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
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劉
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
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

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買陳聞
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
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闕茸沈迷
翹彙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
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譙班觴肆罵
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
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
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
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爲祕
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
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綵正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
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欵今猶叛戾斯爲甚矣又
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
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
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
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
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
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福量而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
抑則定甚怒煩性小恐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
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
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

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污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
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淙之由能以懷道爲人
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
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
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
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
求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
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
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
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
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
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
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丞卒太宗卽位詔曰延
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歛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龔伏勤蕃朝綱
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龔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事無同濟爲子爲
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
而據筆數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
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
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
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
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昔平曰表以平之報民而獲其功也故其言所謂樂而後入
 齊桑林裏其孫及與有鄰五臆指以新軍民圖報之其誠未
 滿也滿矣云云八十者一不與也八十者不與也豈不以平
 夫曰惡其德必錄必人之誠自志其樂也以此人之德舍平
 而計其德則雖以之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
 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
 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
 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
 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以此德而後入也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熹並好
 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
 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走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
 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
 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
 正色曰：皇上幽通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
 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

蒲疑痛
補疑痛

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為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為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為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為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為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為太祖所知徙為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為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各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忝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為益州事未行徵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暉徐湛之等厚善暉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為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擅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

南史知作
嫌

譙王義宣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

國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穴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公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上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

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熹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方屈於爾壅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

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熹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熹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鈎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上堅密每至頽

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頴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頴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

南史陵下有見

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勳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也

波逆傷其乃懷可遣宣璧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卽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益口鈞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

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
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
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
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
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
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
關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
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
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
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
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
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
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藥隨
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
必徃恐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愆台鉉拊聲聯服定主
勤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
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
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
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
稍惟疑遂令負展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
實懷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
庸懦奉教前朝雖慙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
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
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旣盈

愜心實足豈應微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並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表感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萬人就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貊邇來邁茲凶難國禍寃深人綱鬱滅王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艸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效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是以康周陀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氓忽若艸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畧刻廣之軍曾無遺失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巷後騎陳

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莫已
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
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
寵莫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
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
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子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孥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
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
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
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
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寘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內遊房室質生與農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
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恒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
之訓蔽同郤至理乖范燧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
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
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
識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
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國家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
赴而玩寇忘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贓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
又賊劬未禽凶威猶彊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
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德造育
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
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

淮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
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
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
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
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
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
競邁秘駕徐啟八鑿搖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
號星流漢轉以上臨下易於轉員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
不可犯寇屢至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
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
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

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
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
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
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大事尅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
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
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
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
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
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
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
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

入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清
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
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
至是懷二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
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冲已爲郡
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
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腸胃纏縈水艸隊主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
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
窮愚悖常備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曷過恒科梟
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

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
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雖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
敦自隨至是並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
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
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並爲盡力發遣郡下并送糧運伏誅任蒼之字處茂樂安人也
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
足才能有餘杜仲儒仲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冲之起義招
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冲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
都官曹郎中冲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
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
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錫亦梁

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

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討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關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鍼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

其沈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
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
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
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
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
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
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進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
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
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
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累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
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
首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畫

慨宵悲虜主猶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
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
義憤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通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
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太
王殿下以獻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
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
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
書郎魯秀志幹削到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欵招集義銳梟
剪熒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續當之出胡入
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卽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
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
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

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偽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卽

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

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叛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薤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為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並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退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為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雖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更

今

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闕擊破之義宣還江陵

秀與共北走眾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辜處穆楊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為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下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

南史燦作

南史閣作
閣觀下文
閣則作
閣為是

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
 楊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
 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粲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
 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
 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
 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為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
 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寵
 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
 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
 召入直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
 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
 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
 之謂軍吏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
 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眾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而
 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師眾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
 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眾軍攻之為流矢所中死軍
 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
 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
 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
 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國家所
 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與尸而
 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
 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

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
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
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日
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
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
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
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
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
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
尋尅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寇
軍將軍領率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既
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率濃

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
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
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
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
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
奔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
競收斂以彊弱爲多少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
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
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
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
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
引索虜索虜引大眾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

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
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
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
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
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
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泗間
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曰吳喜納其說咸謂宜
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
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
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
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
秋太祖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
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
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啟今便不肯爲吾行
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遲墟上
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
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
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
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
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
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
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
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
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

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
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
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
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
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
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
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
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
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
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
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
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

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
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
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
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與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
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闔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
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外宜還京
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
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
戍防一蕃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懼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
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

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為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為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為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眾繕甲茲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齋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

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齋廢帝剗削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離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南史二作三
南史本傳作
范相年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
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
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
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
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
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
慙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懼
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
寇踐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
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

南史梁作繁

邀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
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卽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
璆璿罕入箕賦深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
壑其性從始至終恣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厄卒結彙外城
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
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
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
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
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
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
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

國將軍軍主任侯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輕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洮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禧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宄從僕射軍主成置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師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麟鶚視顧矜則前後風生喑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

陳能堅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激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方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滌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阿據隴之資母丘儉伐其踰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監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

出自萊菔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
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
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
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囚黨懼戮攸之狡
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
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
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關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
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
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
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
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於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

災大逆之舉一也又攸之累登蕃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
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
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
旣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
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
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
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關起京師內興宗廟帖危攸之任居上
流兵強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
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臯晉熙何
其平日輒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
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

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
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臯
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艸峻大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
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
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
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臯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積貳外蕃鷄
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積社稷靈
長獨夫遘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
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臯
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內畿
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

典所誅此其大逆之臯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
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
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
大逆之臯九也攸之以谿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
穢况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臯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
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
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
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
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製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
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
之焰彼士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起接鋒

亦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為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擁於郢都則無以謝燹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幣卷鐵之將烟騰颯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市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為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為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

下文懿子作

南史僧照作
僧昭

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塋墓攸之第
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為
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
雍之孫僧照為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
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
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為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
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蚤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
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
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
一女攸之歡然解意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
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

南史歡作懼
真作貞下同

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
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
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
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笨皆如此初攸
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
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得
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為郢
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
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
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
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菖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蚤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得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

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皆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旣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曩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